

昆仑文化新谈

昆仑文化新谈

KUNLUN WENHUA XINTAN

青海省艺术研究所
格尔木市委市政府 编

陕西旅游出版社

昆仑文化新谈

青海省艺术研究所 编
格尔木市委、市政府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4年 西宁

(陕)新登字 012 号

责任编辑:李晓娟

封面设计:星 亮

技术设计:姚海宁

青海文化建设论丛

昆仑文化新谈

青海省艺术研究所 编
格尔木市委市政府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长安北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01)

新华书店经销 青海省西宁市鑫宁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20 毫米×960 毫米 1/16 8.625 印张 138 页 107 千字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418—1925—5/G·511

定价:38.00

昆仑文化研讨会小结(代序) / 1

赵宗福

关于“昆仑神话”基本概念的探求 / 6

南文渊

昆仑山——古代北方诸民族共同崇拜的圣山 / 18

陈 虎 任长义

昆仑神话与西王母考论 / 32

曾永义

从神话到仙话的西王母 / 41

刘铁梁

标志性文化与昆仑神话 / 48

谢 佐

昆仑文化源流考 / 63

秦华生

昆仑文化“四大意象系统”简论 / 74

谭志湘

80 / 弘扬昆仑文化

李晓伟

86 / 图腾时代

吴乾浩

92 / 在历史与现实交汇点的昆仑文化

傲东白力格

98 / 建立昆仑人文资源保护区的设想

牛川海

102 / 西王母的戏曲形象

朱惠良

108 / 世界文化旅游举隅

施德玉

112 / 青海民歌“花儿”之探讨

李永华

125 / 盐湖文化与盐湖开发

昆仑文化研讨会小结

(代序)

刘铁梁

本次会议上海海峡两岸诸位先生所宣读的论文和所发表的意见,从所包含的观点和材料来看,内容都相当丰富。大体上可分为两个主题:一是关于昆仑神话传说及其他文化传统的研究;二是对昆仑文化精神现实意义和有关产业开发问题的探讨。

一、关于昆仑神话传说及其他昆仑文化的传统

在昆仑神话传说和其它文化现象的研究方面,各位学者不仅深刻地解读了“昆仑文化”,而且还进一步讨论了我们研究昆仑文化要区分古籍、考古、文物等记载性质。有几位学者集中探讨了昆仑神话及其流变,比如曾永义先生关于西王母的考述,将《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古籍中的有关记载以及如何在后世发生变化的情况,梳理得非常清楚。他特别对相关的一些民间故事给予评价,指出这些故事经传播之后已经是全民的创造,体现了全民的思想,可以称为“民族故事”。在这个认识高度上讨论西王母神话的意义,对我们确有很大启发。赵宗福先生全面回顾了西王母神话研究的学术史,按三个大的阶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他归纳了各阶段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及其产生的背景,并在研究方向、问题意识、学术规范等方面发表了深刻意见。牛川海先生的论文,考察了西王母神话

传说在戏曲中的传承。他特别指出中国戏曲的题材包括西王母在内，具有现实与浪漫双重的色彩，这种戏曲深刻地影响了民众的生活。

陈虎先生慎重地分析了昆仑神话传说的真正含义。他把神话与传说放在一起，说明他很重视这种文化的流变问题，也指出了在中间断节的现象。我们对于文化的历史脉络需要一种判断，但前提是需要雄厚的资料来支撑。他指出西王母神话传说一方面有古老的女神崇拜因素，也有西部之女王的意义，总体上都吐露出西部部落生存的信息。南文渊先生的发言，始终注意把昆仑山神话放在宗教与民族文化交融的背景上给予论述，这一种思路具有开拓性。我们在研究昆仑山神话时必须开阔视野，因为，我们这里有不同的民族和语言。南先生将不同民族文化中的昆仑神话的传说进行了比较，发现这些神话传说有一致性的结构，某些意象也完全相同，说明昆仑文化具有文化走廊和通道的性质。他认为，看昆仑山神话要从远处看，这是针对神话特性而提出的有意义的话题。

秦华生先生对昆仑文化四大意象系统作了全面的说明和阐述，解释了昆仑文化表现为神话意象系统、宗教意象系统、文学意象系统、政治意象系统，举例非常之丰富。他同时指出，四大意象系统是互相交织渗透的关系，也是发展流变的，还指出昆仑文化精神具有雄浑、壮阔的总体特征。李晓伟先生的发言，提出了“图腾时代”的观点，还特别指出《山海经》是解读昆仑文化宏大体系的一把钥匙。他提倡在昆仑文化的研究上应注意兼容并包，当然，这不等于不严谨求实。他熟悉古典文献，又了解国内外的一些新学科，所以对问题的研究有着独立的见解。

我想，在昆仑文化研讨中，我们不能忘记昆仑文化的传统还包括这块土地上民众的创造，施德玉女士对青海民歌的探讨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她说明了在青海像“花儿”这样一种山歌，的确是适合地域环境、历史形成的，不论从唱词结构还是从音乐结构上看，它都有区别于其它地

域的文化特点。我个人认为,青海多民族演唱的“花儿”,其实是昆仑文化活态传承的一种现象,也可以形象的说,是昆仑山的雪水滋润了青海花儿。吴乾浩先生、谭志湘女士的发言,对昆仑文化的内涵和影响进行了挖掘。如谭女士指出《水经注》等后来的古籍对昆仑山的记载,与《山海经》有所不同,增加了温柔美善的色彩;他们二位还着重讨论了昆仑文化的现代价值,特别在如何开发昆仑文化方面发表了一些具体的建议,这就涉及到另一个主题。

二、关于昆仑文化的现实意义及其文化产业的开发

在今天的一部分论文和发言中,诸位先生还将昆仑文化作为青海文化的标志,特别是以格尔木现实的发展状况作为讨论的主要对象,提出了昆仑文化建设的实施方案。这些实施方案,是建立在对格尔木地区以及整个青海现实生活有清醒认识的基础之上。这样就为发展青海文化事业和产业提供出一些合理的思路。特别是朱惠良女士的发言,为我们开了个好头,她拥有文化创意的工作经验,很值得人们借鉴。我们注意到这种工作不仅存在着技术的问题,还存在着如何与人交流的问题。在牛川海的发言中也包含了对现实生活的关照,很富有感情。如果会议的两个主题构成一个整体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关于昆仑文化的思考,的确是具有历史深度的,而深度也体现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之处。

各位先生在保护开发的建议上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特别是关于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发扬昆仑文化精神的问题上,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总结起来就是,首先要避免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要统筹经营;其次要采取多种艺术形式来展示昆仑文化。何玉人女士的发言,提出“腾飞的格尔木”这样的理念,这对于开发昆仑文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创意,使人们对昆

仑文化看得见、摸得着。事实上我们这次会议，不仅是看历史，也是看现实，而现实正是历史的延伸和文化的积累。现实生活中包括丰富的历史信息，我们看到今天的青海人在这里奋斗、创业，实际上就是古老昆仑文化精神的时代体现。这种认识的得出，也是对这次在格尔木召开昆仑文化研讨会的一个很好的收获。同时，傲东白力格作为一位少数民族青年学者，他的发言应该引起大家特别的关注。他注重谈了民族文化保护问题，指出从目前昆仑文化传统资源的状况来看，急需保护的有三种遗产：昆仑神话、考古文物、还有游牧文化。这样的声音是值得关注的。还有一个从事自然科学的年轻学者，就是李永华先生，他为我们阐述了盐湖自然地理的特点、盐湖文化的资源以及开发的可行性等问题。他的论文体现了跨学科研究文化的优势。

在这次研讨会上，昆仑文化既是学术的题目，也是文化建设的题目，我们希望昆仑文化的研究从此以后将能迈上一个新的阶段，并得到持续不断的开展。我认为，今后可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加强对不同研究方法的探讨，即方法论的探讨或研究方式的探讨。对于神话应该用什么方法去研究，对文学、历史、民俗等又应该用什么方法，这是必要的思考。比如“五四”时代以来的神话学，已经注意到古人将神话“合理化、历史化”的错误，可是我们感觉到，近年来又出现一种情况，将神话资料作为或部分地作为历史资料来加以解释，这样的研究可能有一定问题。南文渊先生的发言，提出要从远处来看昆仑神话，就包含着方法论的思考。的确，若切近地看，就没有了神话。人类需要理智，需要实践，但也需要依靠信仰与审美来解释宇宙的秩序，否则也会精神失落；人类拥有的不同文化，不可能用同一种方法去研究，所以才有不同学科。但不同学科之间又不能形成壁垒和界线，而应该在熟悉各种方法的基础上互相交叉，因为虽然人类之精神有不同的层面，可是我们所面对

的问题却是综合在一起的。

2、支撑产业的良性发展，应形成一个较好的发展思路。这方面的研究应继续加强，应建立在对传统文化深刻认知和对青海高原文化以及格尔木建设的现状有全面认识的基础之上。同时要清醒地看到外面世界中已经有产业开发的诸多研究，不过西部开发的研究还处在开头的阶段，这是我们无法回避和必须担负的任务。

3、加强对文化多样性和弱势文化的关注。青海文化不完全是典籍的文化，我们还有很多民族民间的口头文化及其他神话文化，对于后者应当进一步给予研究。这次会议的一个成功之处，在我看来就是能够放宽眼界，将昆仑文化或青海文化理解为多元性的，在表达与传承方式上也是具有多样性的文化。所以，我们要关心青海高原多个民族、多个地方的文化，特别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一些少数民族文化。另外，正如牛川海先生所说的，昆仑文化象征着“中华文明从这里走来”，但是昆仑文化也是善于吸收外部文化的文化，对此，在今后的研究中会有更多的发现。其实，文化的发展是不断互相交融和不断再造的过程，因此，对于地域文化的认识也不可以受“地域文化单线进化论”的束缚。

关于“昆仑神话”基本概念的探求

赵宗福

昆仑神话，一个令人肃然起敬、一个令人心驰神往、一个令人回肠荡气的远古文化话语，给中华民族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给中华儿女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幻思遐想。

昆仑山，一座横亘于祖国西部的、文化意蕴浓厚的、横空出世而雄浑巍峨的山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足够自豪的伟大文明，给中华儿女带来了值得骄傲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民族的千古不灭的灵魂，这是我们历史的巍巍高耸的象征。

然而昆仑神话的基本内涵和内容是什么？它到底有哪些神奇的故事？它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本文将根据作者自己的知识积累和文化理解，作一次浅显的学术诠释。

神话：民族文化的源头

提到昆仑神话就不能不先从“神话”说起，因为一是“神话”一词在不同的语境当中有不同的含义，运用不当就好像由于同名而叫错了人一样，让人没办法跟那个人对话；二是在神话学中所谓的“神话”实际上也有着它特定的指向和意义，如果不明白它的所指及其意义，那就无法准

确把握“昆仑神话”了。

“神话”一词在用法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神话”是人们日常对没有事实依据和不可能实现的一些幻想和想象的概括，包含着浓郁的贬意。如：“所谓人类明天就可以登上木星，简直就是一个神话！”“一亩地可以生产上万斤粮食，那只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而对人文学科的同行们来说，在特定的语境当中，“神话”则是专指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上具有原始信仰意义的神话作品，研究这种神话的特定的学问就叫做神话学。

学科意义上的“神话”术语，起源于古希腊语，意思是关于神话和英雄的传说或故事。而流变到英语中，所谓的“myth”（即神话）意思是想象的或虚构的故事。我国的“神话”一词则是在19世纪末，梁启超等人直接从日本人从英语转译的“神话”术语引进的。从神话的词源上就可以看出，所谓“神话”就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关于我们祖先们和神灵们的神圣故事和传奇传说。这些传说故事虽然由于原始信仰的影响，无可避免地有着大量的甚至是百分之百的虚构想象，但在先民们看来却是非常真实的，所以著名的意大利学者维柯就曾经说神话故事在起源的时候都是些真实而严肃的叙事，美国的民俗学家巴斯科姆还把神话称为“神圣叙事”。

关于神话的本质、起源与发展趋势，马克思做出过科学性的判断，他认为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由于无法正确认识自然和社会而创造出的产物，它是“用想象力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马克思这段话实际上说明了神话的三个主要问题，即神话产生于人类的童年时代（大约在原始社会及其奴隶社会初期）、神话是一种借助想象力征服和说明自然力的幻想性作品、神话会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逐渐消

失。

神话有着丰富的幻想色彩，而且以形象思维为主，所以在表现形式上具有文学作品的特征。但它不是普通的一般文学，而是一种综合的文化现象。它既是以神圣故事为中心的文学艺术，又是以先民信仰为中心的文化综合体。

正是由于神话是人类在童年时代借助想象来说明和征服自然力的文化综合体性质的文学作品，因此它同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源头息息相关，文化人类学家甚至认为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源头。在神话学方面深受人类学派影响的鲁迅就曾这样说：“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之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因为神话是民族文化的源头所在，所以神话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和伦理价值观。

也由于神话会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消失，所以它往往是一个民族古老文化的“活化石”。原型批评学派的学者们还认为，一个民族的一切传统文化均可以从本民族的神话中找到原型。所以整整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人类学家最擅长的研究方法之一，就是深入到原始的土著民族中进行田野调查，并通过所谓的落后民族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的比较，探讨人类原始文化及其发展变异的情况。而自从加拿大学者弗莱尔的原型批评理论风靡世界以来，神话更加成为了学者们强烈关注的文化原型大本营。从这个大本营里，学者们发掘出了一个个文化原型，从而显示出了神话作为民族文化源头而对民族文化性格形成的重大影响。中国的神话学者们在这方面也是大展才思，成绩斐然。

这里不妨举一个有关“黑旋风”的文学形象为例证。众所周知，《水浒传》里有一个著名的英雄好汉叫黑旋风李逵，生的面黑形粗，憨直暴烈，但勇猛仗义，天不怕地不怕，动辄大叫“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直到被毒死后，他还在宋徽宗的梦中杀上金銮殿来，砍皇帝三板斧。其实这个“黑

旋风”在许许多多的古今小说中出现过,《三国演义》里的莽张飞、《隋唐演义》里的程咬金、《岳飞传》里的牛皋,等等,形成了一个中国特有的文学形象类型,深得读者的喜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英雄形象?学界普遍认同:这是因为我们祖先创作的神话当中就有这样的形象基因,这就是神话人物刑天。所谓“刑天”就是被砍了头的人,“天”的意思是头。所以在神话中刑天的头颅被黄帝砍掉以后,葬在西边的常羊山,但他仍然以双乳为眼睛,以肚脐眼当嘴巴,一手举着斧头,一手拿着盾牌,跟黄帝进行斗争,显示出一种感人至深的、勇猛倔强的意志精神。所以大诗人陶渊明赞赏说:“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不用说,李逵、张飞、程咬金、牛皋等小说人物,无非是刑天形象的一次次翻版,是一种传承不息的文化遗传。

据学界研究,刑天还是中国早期的战神,也就是说他是关公的前任。刑天是无名的无头英雄,但据说他的名字其实就是另一个神话人物蚩尤。神话中的蚩尤与黄帝争夺最高权力的位置,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最后被黄帝擒杀,砍去了头。由于蚩尤的勇猛善战特性,被先秦及秦汉时的人们奉为战神,汉高祖刘邦起兵时所祭祀的“兵主”就是他。但是由于蚩尤也罢,刑天也罢,在后世的统治者看来都是反对最高统治者黄帝的“叛逆者”,所以被独尊儒家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它们的帮闲文人们所不容,于是逐渐以符合统治阶级口味、被砍去了头颅的关公来代替。在三国的传说故事里,关公喜读春秋、讲究忠义、名气很大。在《聊斋志异》中有一段似乎很荒唐的关公战蚩尤故事,实际上折射的就是关公取代蚩尤的历史进程。反过来,也就是说关公作为战神,某种意义上又继承了刑天、蚩尤的一些文化特质。

还有神话中的“原型回归”母题,在王孝廉先生看来,它直接影响了古典历史小说的结构方式。神话中天地开辟,形成乐园,但往往遭到破坏

(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如人类的背叛主神、诸神间的争斗、宇宙洪水等),最终又由于神和人的努力,重新恢复了和平的乐园。中国神话的这一模式在后世小说中表现为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三国演义》就是一个典型的文本。即使在《红楼梦》等言情小说、《施公案》等公案小说、《三侠五义》等武侠小说中,也往往时隐时现地表现出原型回归的叙事模式。

由此看来,昆仑神话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之一,当然地也对我们的民族文化有过无可置疑的巨大影响。

昆仑:民族精神的象征

“昆仑”在我国早期的文献中写作崑崙、崑崙,从字面就可以看出,它与山是分不开的。从古籍记载和一般人的印象说,昆仑山是一座神圣的大山。这座山不仅是古老神话中的大山,而且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人们常用“巍巍昆仑”四字来形容中华民族伟岸不屈的人文性格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同时它还是我们民族的发祥地,所以过去人们动不动就说“赫赫我祖,来自昆仑”,可见它在国人心目中无可替代的神圣位置。

正是因为昆仑山的神圣地位,自古以来人们一直向往和追寻着传说和现实中的昆仑山。先秦时人们就在寻找着昆仑,但由于诸侯割据,交通视野有限,只好被认知在朦胧的西部旷野中。譬如楚国屈原在被放逐后,痛苦悲烈,作赋以抒无处可诉的情怀,处处以昆仑山为寄托精神的家园:“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玄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离骚》)“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涉江》)屈子在对现实极度悲观之际从苍梧来到昆仑山,登上玄圃、瑶池等仙境,食玉英,浴仙气,在精神上与日月同光、通天地齐

寿,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直到20世纪的90年代,台湾等地的一些道教徒还专门来到青海西部的昆仑玉虚峰修行,据说那里是昆仑山的正脉所在,在这里修行就能迅速提升道法功能。

汉王朝不仅代替秦始皇统一天下,而且拓疆扩土,王朝使臣远达西域,为进一步认知昆仑奠定了现实地理的基础。汉武帝就曾根据张骞通西域回来所作的汇报,钦定于阆南山为昆仑山,这似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方对昆仑地理位置的规定。但钦定归钦定,学界的讨论远未停止。之后两千多年来的学术界仍然进行了大量的讨论,结论众说纷纭。如果把这些讨论昆仑山的学术史进行系统的整理,简直可以写出一本厚厚的著作来。真是昆仑悬案,千古聚讼!

但到唐朝时期,人们普遍认为昆仑就在今天青海西南地区。唐太宗时,李靖、侯君集等将领追击吐谷浑远到河源大积石山一带,观星宿海;唐穆宗时,刘元鼎出使吐蕃,途径河源地区,回长安后写下《使吐蕃经见记略》,其中确认河源有昆仑山。之后,元明清三代考察记录河源昆仑的文字更是屡见不鲜。固然,自然地理的昆仑山绝不等同于神话的昆仑山,但也不是说二者之间毫无关系。“河出昆仑”的说法在古籍上反复出现,表明古人们的一个共识是:昆仑山所在的基本地理方位在黄河源头地域。

但是,任何现实中找到的昆仑山不可能等于神话中的昆仑。神话昆仑是我们的先民们充满了想象的综合性的艺术,因而神话中的昆仑在方位上多少有些飘忽不定,有时在大地西北,有时在宇宙中心,有时还同时在几个地方出现,总之不像现实中的昆仑那样定地不动。所以想一定要给神话昆仑具体地划定一个现实地理上的地方,可能是不符合事实的。至于有些人把《山海经》等古书上的地名和当代地图上的地名和交通路线相对照,得出某处是《山海经》中的某一地方、某处是《穆天子传》中的

某一国家之类的结论,实在是不可信的。话又说回来,神话昆仑也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是先民们依据现实的地理现象创造出来的,它曲折地反映了我们的生活现实,神话昆仑和现实地理的昆仑自然地有着密切的关系,完全否定这样的关系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如何比较科学地解释神话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如何把握阐释的“度”,是一个严谨的研究者起码应有的治学态度。

我们暂时把复杂的昆仑山地望问题抛开,来简单地看看“昆仑”的原始含义究竟是什么?

在今天看来十分神圣的这个“昆仑”在原始意义上首先是一种圆形的混沌迷茫状态。一些古书里直接写作或者等同于“混沦”、“浑沦”、“混沌”、“浑敦”等等。所以神话里的昆仑山便呈现出一派雄伟浑圆、混混沌沌的气象。“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魄魄”,是《山海经》对这座神山的整体概括。虽然上面有众多的神人、神树、神兽等神物,但除了能射十日的后羿,一般人类是上不去的。神话中昆仑山不仅是圆形的,连山上的大铜柱也足足有三千里的周长,而且“周圆如削”。有关昆仑山的一切都是圆的,西王母送给中原帝王的玉璧都往往是玉环,也是圆形的。

神话昆仑山的男主角黄帝,被历史化以后尊奉得具有无比神圣的地位,与另一位传说人物炎帝并称“炎黄”,华夏民族自称是炎黄子孙。但是在最初的神话中,他同样呈现出与昆仑一样混沌的形貌和特质。黄帝在文献中又被称做帝江、帝鸿,浑身混沌没有面目,颜色赤如丹火,长着六足四翼(又说长着四个面孔),一幅“浑敦”(即混沌)的模样。以致于庞朴先生认为黄帝的原型就是青海甘肃地区民间浮渡黄河的羊皮袋,因为是吹胀了气的完整皮囊,所以“混沌无面目”。有意思的是黄帝有一个不成器的儿子(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扬,玩梟不友,天下之人称他为“浑敦”。当然这个“浑敦”虽然已经跟今天的“混蛋”是同义词了,